

重 錄 總 校 官 青 郎 高 拱

學 士 陳 以 勛

分 校 官 修 撰 丁 士 美

書 寫 辦 事 官 張 大 卿

關 照 監 生 馬 宗 考

卷 遠 第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二 十八陽

王

王冲

陳書列傳冲字長深琅邪臨沂人也祖僧衍齊侍中父茂璋梁給事黃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卒於齊世武帝以

冲偏孤深所鍾愛年十八起家梁秘書郎尋爲永嘉太守入爲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大尉臨川王府外兵參軍東宮領直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出爲招遠將軍衡陽內史遷武威將軍安成嗣王長史長沙內史將軍如故王薨於湘州仍以冲監湘州事入爲太子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三年以帝甥賜爵安東亭侯邑一百五十戶歷明威將軍南郡太守太子中庶子侍中出監吳郡滿歲即真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左民尚書出爲明威將軍輕車當陽公府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事遷平西邵陵王長史轉驃騎廬陵王長史南郡太守王薨行州府事梁元帝鎮荊州爲鎮西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冲性和順事上謹肅習於法令政在平理佐藩莅人鮮有失德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由是推重累居二千石又晚音

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將之中聲名藉甚侯景之亂梁元帝於荊州承制
冲求解南郡以讓王僧辯并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元帝授持節督衡桂
成合四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衡州刺史元帝第四子元良爲湘州刺史仍
以充行州事領長沙內史侯景平授湘左將軍丹陽尹武陵王舉兵至峽
口王琳偏將陸納等據湘州應之冲爲納所拘納降重授侍中中權將軍
量置佐史尹如故江陵陷敬帝爲太宰承制以冲爲左長史紹泰中累遷
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將軍如故尋復
領丹陽尹南徐州大中正給扶高祖受禪解尹以本官領左光祿大夫未
拜改領太子少傅文帝嗣位解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尋又以本官領
丹陽尹參撰律令廢帝即位給親信十人初高祖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
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常從文帝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
其見重如此光太元平薨時年七十六贈侍中司空謚曰元簡冲有子三
十人竝致通官第十二子瑒別有傳史臣曰王冲王通竝以貴游早升
清貫而允蹈禮節篤誠奉上斯爲美焉王勣之襟神夷澹表樞之端操沈
寘雖拘放爲異而勝槩一揆
古所謂名士者蓋在其人乎

王場

陳書列傳場字子璵司空冲之第十二子也沈靜有器司美風儀舉止醜藉梁大同中起家祕書郎遷太子洗馬元帝承制徵

爲中書侍郎直殿監仍掌相府管記出爲東宮內史遷太子中庶子丁所生母憂歸于丹陽江陵陷梁敬帝承制除仁威將軍尚書吏部郎中貞陽侯僭位以敬帝爲太子授場散騎常侍侍東宮尋遷長史兼侍中高祖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承定元年遷守五兵尚書世祖嗣位授散騎常侍領太子庶子侍東宮遷領左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常侍侍中如故場爲侍中六載父冲嘗爲場驛領中庶子世祖顧謂冲曰所以久留場於承華政欲使太子微有場風法耳廢帝嗣位以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光大元年以父憂去職高宗即位太建元年復除侍中領左驍騎將軍遷度支尚書領羽林監出爲信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行州府事未行遷中書令尋加散騎常侍除吏部尚書常侍如故場性寬和及居選職務在清靜謹守文案無所抑揚尋授尚書右僕射未拜加侍中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場兄第三十餘人居家爲睦每歲時饋遺適及近親致誘諸第並棄其規訓太建六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侍中特進護軍將軍喪事隨所資給諡曰光子場第十三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早歷清顯年五十官至侍

中永定元年使於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齊文宣帝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竝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憫其無辜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詔復侍中頃之卒時年四十贈本官諡曰貞子論見北史王琳傳後

王曇首

宋書列傳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或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予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兄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夫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塵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秦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彦之

後兄華固勸上猶未許。臺首又因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車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數旬。既下在道，有黃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臺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及即位，又謂臺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臺首為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臺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尚書云：「應須白虎幡銀字。」蔡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臺首繼啓曰：「既無墨敕，又闕幡蔡，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十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但既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反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蔡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臺首等，會譙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臺首。臺首曰：「近日之事，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臺首為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

王義康與弘茲錄意常快快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何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治曇首勸弘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為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義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謚曰文侯世祖即位配饗太祖廟庭于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為尚書令論見王

年侍後

王僧綽

宋書列傳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幼有大成之度弱年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悉朝典率

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太祖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為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轉始興王文學秘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徙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

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臺首與王華竝爲太祖所任華子嗣人才
既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第名位應與新建齊起至
今日蓋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爲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
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選若此元嘉末太
祖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馬從兄徽
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竝不許會二凶
巫蠱事泄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劬於東宮
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
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鐸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
不決誕妃卽湛之女鐸妃卽湛妹太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
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
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
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
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
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
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生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

第亦恨君不直及劾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間變數曰不用僧綽言以至
於此劾既立轉爲吏部尚書委以事任事在二凶傳頃之劾料檢太祖巾
箱及江湛家書踞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宮馬時年三十一
因此陷北第諸王戾以爲僧綽有異志并殺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
奉朝請司馬文顯建平國常侍司馬仲秀等世祖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金
紫光祿大夫謚曰愍戾初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
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其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
後給臧壽亦頗遇喪禍故世稱爲凶地僧綽常以正遠自居謂宅無吉凶
請以爲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于儉嗣昇明末爲齊國尚書右僕射賢
見徐湛之傳後南史列傳論曰王聖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志直其世祿不
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
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爲盛其餘文雅儒素各宗
家風其表不
墜亦云美矣

王儉

南史列傳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
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鳴咽幼爲學手不釋卷賓客咸相

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
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枯栢豫章雖小已有棟
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義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
儉嫡母武康主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家離葬儉因入自陳
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依七略
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
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
及蒼梧暴薨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
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爲相欲引
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朓爲長史帝夜召朓却入與語久之朓無言唯有二
小兒捉燭帝慮朓難之仍取燭遣兒朓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
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
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眚所以吐所難吐何
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害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
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
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褒華當先令

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曰帝自遣彥回欵言移客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爲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荅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謂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謁謁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春春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蕃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爲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

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
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
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
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曰京師
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或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
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
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
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
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
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
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上
荅曰吾欲後世無以如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曰詩云
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主儉也其平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
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
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
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

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荅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爲宮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媵舍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詔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彦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寔由京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爲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裡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

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並從之。永明二年，領丹楊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少師。二傳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頗廢，未暇脩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文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永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諸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即無能異者。今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憤斜，揮簪朝野慕之。相與效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

不可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因讓六年重中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因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待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彥回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爲嗣。齊書列傳。上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興。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悅。況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袞琬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掇不斲。紫極故材。

爲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驚。豈
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畝成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
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官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
宜脩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酬納
其年。儉固請解選表曰。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幸籍。未見其倫。何者
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
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仗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
同年。而語我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頌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
馳。仰訓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主石未素。由
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聞。雖存自
勗。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瘳。專情本官。庶幾髣髴。且前代掌選。未必
具在。代來。何爲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興。預同休戚。寧俟
位任爲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於殊春。頻冒嚴威。分甘尤戾。見
許。如侍中。國讓復散騎常侍。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
上。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未許。七
年乃上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明。歎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

不以爲非聖心未盡於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寬允斯義憂庸
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颯之力太陽躋景
無俟螢燭之暉晦往明來五德巡運聖不獨治八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
其位常揔端右並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
徂遠逝者將半三考無間允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饗於當時大車之刺方
興於來日若夫珥貂衣袞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
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誠無庸歲月之久
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美選衆
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照至故無文不敢煩黷見許改領中書
監參掌選事其平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吏部尚書王晏啓及俊喪上
答曰儉平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焉異世奄忽如此痛
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矢奈何往矣奈何
詔衛軍文武父臺所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
紀勲彌峻恒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淵曠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
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祚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蹟光茂忠